

# 时光,是最好的讲述者

□李艳



年终盘点这一举动,虽然显得有些老套或程式化,但在某种程度上,还是有效的。因为时光的流逝总是如此飞逝,快到让人甚至来不及感叹一句“匆匆”,它就又转瞬奔向下一个站点。

2023年同样如此,不知不觉间又来到年末,站在与它告别的门槛,做总结或者回顾,成了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。这种仪式给了我们一种心理上的慰藉,似乎借此便可以留住时光的步伐,就像试图并拢指缝尽可能握住流沙。时光如影子般擦身而过,但回放大脑记忆,总能发现它在各处留下的注脚和伏笔,寻找到那些精彩故事篇章的线索。

文化生活在当下丰富而多元化,那些曾经看过的电影、读过的书、听过的新闻,自然成了我们年终盘点时用来参照自身、回顾过往的绝佳视角。

2023年的中国电影市场上,《长安三万里》最具代表性,这一点没有异议。这部今年暑期档热播的国产动画电影,以超强的口碑拿下18.24亿元的票房,位列中国影史动画电影票房榜亚军(冠军是《哪吒之魔童降世》)。“一千个读者眼中,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”《长安三万里》究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?可能每个人的答案不同,但相信都会被主人公李白与高适的不同人生结局所打动。

李白与高适相识于少年意气风发时,两位才俊均满怀豪情、踌躇满志,希望以自身之材报效国家,结下深厚的友谊。相别于梁园时,李白与高适定下君子之约,期待锦衣重逢。

然而,时光没有给两位翩翩少年理想的答案。不同的生活方式,也写就了他们不同的人生篇章。谪仙人李白有着惊世才华,却终日放浪形骸把酒言欢,虚度了大半生的光阴,还差点铸成大错,侥幸获朝廷赦免,才得以回昆仑山养老。同样怀才不遇的高适,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,历经三十年之功,终于大器晚成,在平定永王之乱、夺回云山城之后,实现了报效国家的心愿,成为节度使,名扬天下。

通过《长安三万里》,可以看出时光讲述了这样的动人故事:才华横溢的壮志少年,即便被岁月磨平了棱角,催生了华发,却依然磨炼出了坚强意志,实现了自己的抱负,打下一方天地。而时光讲述的故事,还可以有着更为厚重的注脚。这就是《长安三万里》片末那句

让人热泪盈眶的台词:“只要诗在,书在,长安就会在。”影片中伴随李白、高适从少年到中年人生走向的是大唐由盛世转向衰落的历史背景。大唐从盛世变得衰败没落,繁花似锦的长安城也千疮百孔,但大唐的精神、积淀的文脉,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散,更不会因外在的损坏而消失。相反,这些精神和文脉,能在时光的缝隙里,找准机会重生;还能在历史的推进中,不断地被讲述,成为人们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在回顾2023时,一个广为流传的新闻画面,总是闯入我的脑海。那是92岁的常沙娜与85岁的樊锦诗在敦煌重聚的场景。两位“敦煌的女儿”深情相拥,岁月染白了她们的头发,在她们的面容留下痕迹,但她们的相拥在一起的画面,依然无比美丽动人。

这两位“敦煌的女儿”,都在漫长的时光岁月里,书写了自己的人生传奇。常沙娜1931年出生于法国里昂,她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“敦煌守护神”常书鸿。常书鸿放弃了

在巴黎成为世界级艺术家的机会,毅然回国守护敦煌一生,让全世界知道了敦煌。1944年,13岁的常沙娜追随父亲走进了茫茫沙漠,走进成为她一生羁绊的敦煌石窟。常沙娜曾问父亲:这么苦是为什么?父亲泰然作答:为的是保护好这些在荒烟无迹的戈壁滩上沉睡了千余年的瑰宝。常沙娜的身上流淌的敦煌艺术文脉,在她日后成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学生时,在她毕生的工艺美术生涯中,都被运用得淋漓尽致。她参与的人民大会堂、首都机场的装饰设计,设计的新中国第一块丝巾中国礼,都有敦煌艺术的痕迹,绝美惊人。

把时间拉回到20世纪60年代,刚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的樊锦诗也来到敦煌。这个北京出生、上海长大的姑娘有留在大城市的机会,但她放弃了。因为“做梦是敦煌,醒来还是敦煌”,她从此甘心守护敦煌六十载,走过了莫高窟的每一个洞窟,看遍了每一幅壁画、每一尊彩塑,将敦煌文化遗产的保护、研究以及弘扬、管理工作作为毕生的事业。当

们今日在手机上就能欣赏到敦煌壁画时,盖因樊锦诗早在20世纪80年代,就开始推动的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工作。

一生择一事,一世倾芳华。两位先生的人生岁月,都与敦煌有着解不开的羁绊,她们将自己的生命时光,倾心奉献给了祖国的文化遗产与艺术。常沙娜与樊锦诗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,对一项事业的热爱与执着,可以浇灌出时光的绚丽花朵。岁月的芳华,并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去,相反,能够淬炼出浓郁的芳香。

关于时间的故事,还让人想起2023年一度在网络刷屏的“子弹正中眉心”这句话,以及由此引发刷屏的“子弹文学”。大家用这句话来表达历经时间与生活磨砺之后,终于大彻大悟的复杂心情。“子弹正中眉心”这句话,有人说出自阿尔贝·加缪在《反与正》里所说的:“我们40岁时,会死于一颗我们在20岁那年射进自己心里的子弹。”有人说来自于史铁生写的“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温柔

的小鸟,忽然之间被一颗子弹正中眉心,掉下了天空”。还有人说是来自一篇书评里所写:“因为年少无知,天不怕地不怕,他扣下扳机。没有人死也没有人受伤。他认为自己开了空枪。后来他三十岁或者更老,走在路上,听到背后有隐隐约约的风声。他停下来,回过身去,子弹正中眉心。”

时光并不是魔法师,能够超越物理法则,形成超自然现象。无论“子弹正中眉心”这句话来自哪里,人们知道,它不过是用以表达自嘲和减压的一种方式。因为现代生活快节奏的压力之下,人不能总是紧绷一根弦,而是需要调节心情,去对抗时间和生活的磨砺。

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,才有了2023年的余华12次上网络热搜。苦难文学大师,原来是不折不扣的段子手,被亲切地称为“文坛泥石流”,广受欢迎。人们喜欢余华对待生活的那种松弛感,与他的文字形成了鲜明反差萌,更能够带来面对生活的勇气与力量。余华在和青年人对话时,会说“我当初去搞写作,就是因为不想拔牙(当牙医)”“我写作也内耗,内耗了40年”“假如你在写作中遇到困难了,那就意味着你们在进步”“尽管困难会造成精神内耗,但那是你进步的动力。内耗其实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一点”。他以一种独特的幽默去鼓励年轻人,这是时光赋予余华的人生智慧,也是时光的更迭中,我们与文学相遇的另一种方式。

2023年关于时光的故事,还有很多很多,有的令人感动,有的令人会心一笑,有的令人警醒……不能一一盘点。即便在略作梳理之后,我们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:时光从来不是寂静无语的,它的讲述,如此深邃而生动,发人深省,令人深思。时光既讲述着过去,也讲述着现在,更讲述着未来,它从不会匆匆而去,而是在生命或历史中留下了永恒印迹。

站在2023年的岁末,我们也应该深刻意识到,每一个人既是时间长卷里一个微不足道的符号,也是自己时间篇章的主笔者。当我们憧憬着今后时光能讲述出怎样的故事时,首先学会的是珍惜当下,因为今日的时光是昨日之明日,也是明日之昨日,我们已经不能去改写已经逝去的时光,却可以踏实地把每一个今日,用来书写当下最精彩的篇章。



## 百合玉簪 两相契

□刘军

我家院子里生活着几株野百合与一盆紫萼,都是当初从山里带回的。野百合乃野生的百合,紫萼则是一种开紫花的玉簪。两者同归百合科,却不属。那年冬天,我去老家后垄山,路遇一村翁,见他手里攥一枝刚掘出的野百合,粗壮的茎秆连着沉甸甸一盘鳞茎。我问他讨要了几粒鳞片,回家后种在院子里,第二年春天发了三苗,从此在我家安营扎寨,每年入夏于高梢处开几朵乳白色大花。另一年初夏,我进入县城东部大山里一道溪谷,正值雨季将罄,山洪尚有余势,但见涧潭绿藻荡漾,原来这道山谷长满了紫玉簪,花枝尽皆倾伏于漫溢的流涧。如此壮观花溪是我从未见过的场面,作为纪念,我从那里带回一株幼苗。两年后,庭院里有了一盆紫萼,每年七月抽几条悠然的花枝,为夏绿初成的庭院带来几串深垂的紫影。

按现代植物分类,百合为野百合的变种,两者虽貌似,却各有名分,然而古人并不作区分,典籍里都以百合名目出现。吾国栽培百合久矣,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已有记载,以鳞茎食用并入药,因其花美亦作培植观赏。最有名的咏百合诗应属南朝萧统所作:“接叶有多种,开花无异色。含露或低垂,从风时偃仰。”将百合花的形态描写得惟妙惟肖。欧洲人很早就从亚洲引种百合,经不断选育,才有了今天花店里各种品种的现代百合。

百合花在尘世间的华贵与喧闹,似与野百合无关。两者虽为同胞,却性情迥异,彼此渐行渐远。吾乡野百合多生于疏林谷地或岩崖,孤清独处,不喜群聚。一株山里生活多年的老野百合,鳞球累累盘叠,古人以为蚯蚓缠结而成。虽其鳞茎富含淀粉,可作蔬入药,乡人却多不采食,任它于野山荒芜。现如今,一株来自深山的野百合,在我庭院里已经生活了许多年。有一首歌名为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,而在吾乡闾北,野百合却没有春天,宅院里这株,总是每年春天结束才进入花期,且花事匆匆,花开花落只在几天之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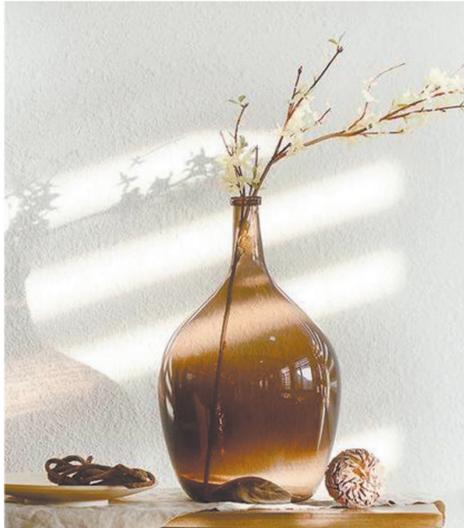
再说那盆紫萼。我家的野百合没有春天,紫萼离春天更远。它的花期比野百合更迟,通常总是前者花事将尽,后者才悠然弹动起花枝,那些垂坠的紫色花朵,能幽幽地开过整个七月。

虽为百合科,玉簪并不俱鳞茎,只有粗短的根状茎。其叶丛生,阔而多脉,纤长花枝于密叶间抽出数条,枝间次第着花。花漏斗状,筒细而朵鼓,其花蕾初成,形似古代女子用以绾发的玉搔头。李时珍云:“本小末大,未开时正如白玉搔头簪形。”玉簪由此成了花名。

宋诗人黄庭坚赞玉簪花:“宴罢瑶池阿母家,嫩琼飞上紫云车。玉簪堕地无人拾,化作江南第一花。”此江南第一花,乃瑶池仙女白玉搔头所化。自古以来,国人以白花玉簪为珍,其不仅洁白无瑕,更是香花。白玉簪夜间绽放,幽香四溢,可制女子粉面用的花棒。“清代第一女词人”顾梅仙的《定风波·咏紫玉簪》最有情致:“秋雨浪浪湿碧苔。庭花无数雨中开。一种看来颜色好。袅袅。浑疑仙子御风来。羽盖似将云影护。丰度。罗衣偏爱淡霞裁。应是玉妃微醉后。轻溜。鬓边卸了紫鸾钗。”将紫玉簪喻为玉妃鬓边的紫鸾钗,总算不逊色李夫人的玉搔头了。

当初从山谷里带回的那株幼苗,如今我用一尺大盆都盛不下。它与那株野百合相距不及三尺,隔着一条小径相望。每年总是夏季来临之际,野百合先高高挑起几朵大白花,紫萼则从平整的叶丛间抽出三两枝花茎。待得梢头白花垂垂,几朵深紫条纹的筒花才于弓伏的青萼绽放。

花期不遇,未必就不是相遇。一株野百合与一盆紫玉簪,就这样寂寂地接续着庭院的初夏花事。它们来自不同的山谷,却早已两心相契。



## 远去的号角

□钟兆云



好大半个湾,一边是蓝天丽日下状似蓝绸起伏的海面,一边是如洗月光里卧似长弓的海堤。从遥远的地方奔来,只多看一眼,再也移不开视线。晨昏交替时,观海听涛,慨叹日月之行、星汉灿烂,感受浪风簸、夜暮四合。没有城市的喧嚣,有的是寻常百态市井,连同远远近近的渔火,恍若星星点灯,抚凡人心。南门湾和弯弯海堤,不期然成为东山岛独一无二的天然影棚。

南门湾这样一个满是绿色的美丽地方,也曾一团黑影、充盈泪水。据《东山县志》记事:“南门海堤到澳角尾海一带,清道光间尚有康庄大道,商店辐辏,民居栉比,有‘柳家巷’‘杨家村’‘颜家台’等路,今亦漫为大海,桑田沧海……”为建海堤,晚清民国的官府年年按人口征收建堤费,却年年不见堤。从清光绪三十四年(1908年)农历九月二十日强台风袭击,狂潮淹没南门湾一带民房无数,家破人亡惨不忍睹的史载,到民国时期由华侨支持所建“真君宫”挡浪台遭摧毁的记载来看,深受风害的百姓出工出力勉强建了挡浪堤,终究经不起狂风骤雨一时半会的检验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,长期失修的简易海堤时而崩塌决口,一段段城墙及城下街道、房舍,已满目疮痍。那时的南门湾黯淡无光,严峻的现

实、棘手的问题,摆在人民政府面前,潮涨潮落间,对堤坝再三进行了加固,但强台风一起,堤岸总垮,房屋时毁,田园屡淹。上个世纪50年代,谷文昌带着使命来此,把千百年来风沙肆虐、寸草不生的荒岛,变成树木葱茏的绿洲,成了名副其实的“蝶岛”,进而在八尺门筑就一条连接大陆的海堤,把几代岛民做梦都想解决的难题给办了。从此,天堑变通途,孤岛成半岛。

1962年9月1日,一场强度超过10级的台风正面袭来。东山岛终日暴雨,高达6.5米的巨浪咆哮着冲上南门湾防波堤,已然加固的旧堤几乎全毁,多棵刺桐老树被连根拔起,民房成片倒塌。谷文昌深一脚浅一脚跋涉在被台风巨浪冲倒的废墟中,看着一片片残垣断壁和流离失所的百姓,他的眼睛湿润了,热血在燃烧,建造南门海堤势在必行,早一天也好!他像是面朝东海自立下军令状。从各渔业大队抽调壮汉组成的“青年突击队”勒紧腰带,汗流浹背喊着号子扛大石;清一色的“穆桂英战斗队”巾帼不让须眉;在一起来回穿梭抬小碎石的“红领巾”侧面,老人义务组成的“黄忠战斗队”队旗也分外抢眼。那年的南门湾,旌旗蔽天,有如彩练当空舞。设计中的南门海堤,全长1204米,分南堤北堤,以“真君宫”为界线,指挥部



就设在这座庙里。海堤建设在日夜赶工,三大班组织开展劳动竞赛,月评季奖,比学赶帮,冲天的豪情犹如浪潮,一浪高过一浪。1963年初夏,东山保卫战胜利10周年之际,新的南门海堤如一弯长虹终于雄踞海滨,用坚实的臂膀挽起大海,并很快抵御了第一个强台风。消息传来的那一刻,群众的欢呼声胜过了巨浪的咆哮。

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。南门海堤虽经增补修葺,加固护砌并整饰路面,却还是谷文昌指挥修筑时的模样。任凭未来的风浪如何到来,这条海堤仍顽强地屹立于南门湾,连同谷文昌的建堤往事,妥妥地成为这方天地的金牌佳话。

海湾辽阔,远处海天一色,波光粼粼,白帆点点,近处拉网号声此起彼伏。放眼望去,洒满阳光的古渔村和座座新房背后,可见爬满青苔与岁月感的斑驳老屋,默默诉说今昔,也可以想见旅游旺季来时那人潮涌动的繁荣。金马西坠,休闲的人三五成群,他们来这里寻景,也是寻历史。随处可见挺立着的木麻黄,是眼前的风景,也是谷文昌当年的手笔。东山种上木麻黄后有了多彩世界,南门湾有此一堤蜿蜒后,便让眼前这片海有了灵魂。沿堤漫步,那股带着淡淡海腥味的清风,吹拂面颊和发际,令人如痴如醉。